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西遊記

第八十八回 禪到玉華施法會 心猿木母授門人

話說唐僧喜喜歡歡別了那侯，在馬上向行者道：「賢徒，這一場善果，真勝似比丘國搭救兒童，皆爾之功也。」沙僧道：「比丘國只救得一千一百一十個小兒，怎似這場大雨，滂沱浸潤，活夠者萬萬千性命？弟子也暗自稱讚大師兄的法力通天，慈恩蓋地也。」八戒笑道：「哥的恩也有，善也有，卻只是外施仁義，內包禍心。但與老豬走，就要作踐人。」行者道：「我在那裡作踐你？」八戒道：「也夠了，也夠了。常照顧我細，照顧我吊，照顧我煮，照顧我蒸。今在鳳仙郡施了恩惠與萬萬之人，就該住上半年，帶挈我吃幾頓自在飽飯，卻只管催促行路。」長老聞言，喝道：「這個馱子，怎麼只思量擡嘴？快走，再莫鬥口。」八戒不敢言，掬掬嘴，挑著行囊，打著哈哈，師徒們奔上大路。此時光景如梭，又值深秋之候，但見：水痕收，山骨瘦。紅葉紛飛，黃花時候。霜晴覺夜長，月白穿窗透。家家煙火夕陽多，處處湖光寒水溜。白蘋香，紅蓼茂。橘綠橙黃，柳衰穀秀。荒村雁落碎蘆花，野店雞聲收菽豆。

四眾行夠多時，又見城垣影影。長老舉鞭遙指叫：「悟空，你看那裡又有一座城池，卻不知是甚去處？」行者道：「你我俱未曾到，何以知之？且行至邊前問人。」說不了，忽見樹叢裡走出一個老者，手持竹杖，身著輕衣，足踏一對棕鞋，腰束一條扁帶。慌得唐僧滾鞍下馬，上前道個問訊。那老者扶杖還禮道：「長老那方來的？」唐僧合掌道：「貧僧東土唐朝差往雷音拜佛求經者。今至寶方，遙望城垣，不知是甚去處，特問老施主指教。」那老者聞言，口稱：「有道禪師，我這敵處乃天竺國下郡，地名玉華縣。縣中城主，就是天竺皇帝之宗室，封為玉華王。此王甚賢，專敬僧道，重愛黎民。老禪師若去相見，必有重敬。」三藏謝了，那老者徑穿樹林而去。

三藏才轉身對徒弟備言前事。他三人欣喜，扶師父上馬。三藏道：「沒多路，不須乘馬。」四眾遂步至城邊街道觀看。原來那關廂人家，做買做賣的，人煙湊集，生意亦甚茂盛。觀其聲音相貌，與中華無異。三藏吩咐：「徒弟們謹慎，切不可放肆。」那八戒低了頭，沙僧掩著臉，惟孫行者攬著師父。兩邊人都來爭看，齊聲叫道：「我這裡只有降龍伏虎的高僧，不曾見降豬伏猴的和尚。」八戒忍不住，把嘴一掬道：「你們可曾看見降豬王的和尚？」說得滿街上人跌跌，都往兩邊閃過。行者笑道：「馱子，快藏了嘴，莫裝扮，仔細腳下過橋。」那馱子低著頭，只是笑。過了吊橋，入城門內，又見那大街上酒樓歌館，熱鬧繁華，果然是神州都邑。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錦城鐵釜萬年堅，臨水依山色色鮮。
百貨通湖船入市，千家沽酒店垂帘。
樓臺處處人煙廣，巷陌朝朝客賈喧。
不亞長安風景好，雞鳴犬吠亦般般。

三藏心中暗喜道：「人言西域諸番，更不曾到此。細觀此景，與我大唐何異？所謂極樂世界，誠此之謂也。」又聽得人說白米四錢一石，麻油八釐一斤，真是五穀豐登之處。

行夠多時，方到玉華王府。府門左右有長史府、審理廳、典膳所、待客館。三藏道：「徒弟，此間是府，等我進去朝王，驗牒而行。」八戒道：「師父進去，我們可好在衙門前站立？」三藏道：「你不看這門上是『待客館』三字？！你們都去那裡坐下，看有草料，買些喂馬。我見了王，倘或賜齋，便來喚你等同享。」行者道：「師父放心前去，老孫自當理會。」那沙僧把行李挑至館中。館中有看館的人役，見他們面貌醜陋，也不敢問他，也不敢教他出去，只得讓他們坐下不題。

卻說那師父換了衣帽，拿了關文，逕至王府前。早見引禮官迎著問道：「長老何來？」三藏道：「東土大唐差來大雷音拜佛祖求經之僧，今到貴地，欲倒換關文，特來朝參千歲。」引禮官即為傳奏。那王子果然賢達，即傳旨召進。三藏至殿下施禮，王子即請上殿賜坐。三藏將關文獻上，王子看了，見有各國印信手押，也就欣然將寶印了，押了花字，收摺在案。問道：「國師長老，自你那大唐至此，歷遍諸邦，共有幾多路程？」三藏道：「貧僧也未記程途，但先年蒙觀音菩薩在我王御前顯身，曾留了頌子，言西方萬八千里。貧僧在路，已經過一遍寒暑矣。」王子笑道：「四遍寒暑，即四年了。想是途中有甚耽擱？」三藏道：「一言難盡。萬蟄千魔，也不知受了多少苦楚，才到得寶方。」那王子分歡喜，即著典膳官備素齋管待。三藏：「啟上殿下：貧僧有三個小徒在外等候，不敢領齋，但恐遲誤行程。」王子教：「當殿官，快去請長老三位徒弟，進府同齋。」

當殿官隨出外相請，都道：「未曾見，未曾見。」有跟隨的人道：「待客館中坐著三個醜貌和尚，想必是也。」當殿官同眾至館中，即問看館的道：「那個是大唐取經僧的高徒？我主有旨，請吃齋也。」八戒正坐打盹，聽見一個「齋」字，忍不住跳起身來答道：「我們是，我們是。」當殿官一見了，魂飛魄喪，都戰戰的道：「是個豬魑，豬魑。」行者聽見，一把扯住八戒道：「兄弟，放斯文些，莫撒村野。」那眾官見了行者，又道：「是個猴精，猴精。」沙僧拱手道：「列位休得驚恐。我三人都是唐僧的徒弟。」眾官見了，又道：「灶君，灶君。」孫行者即教八戒牽馬，沙僧挑擔，同眾入玉華王府。當殿官先入啟知。

那王子舉目見那等醜惡，卻也心中害怕。三藏合掌道：「千歲放心。頑徒雖是貌醜，卻都心良。」八戒朝上唱個喏道：「貧僧問訊了。」王子愈覺心驚。三藏道：「頑徒都是山野中收來的，不會行禮，萬望赦罪。」王子奈著驚恐，教典膳官請眾僧去暴紗亭吃齋。三藏謝了恩，辭王下殿，同至亭內，埋怨八戒道：「你這夯貨，全不知一毫禮體。索性不開口，便也罷了，怎麼那般粗魯？一句話，足足衝倒泰山。」行者笑道：「還是不唱喏的好，也省些力氣。」沙僧道：「他唱喏又不等齊，預先就著個嘴咬喝。」八戒道：「活淘氣，活淘氣。師父前日教我見人打個問訊兒是禮，今日打問訊，又說不好，教我怎的幹麼。」三藏道：「我教你見了人打個問訊，不曾教你見王子就此歪纏。常言道：『物有幾等物，人有幾等人。』如何不分個貴賤？」正說處，那典膳官帶領人役，調開桌椅，擺上齋來。師徒們卻不言語，各各吃齋。

卻說那王子退殿進宮，宮中有三個小王子，見他面容改色，即問道：「父王今日為何有此驚恐？」王子道：「適才有東土大唐差來拜佛取經的一個和尚倒換關文，卻一表非凡。我留他吃齋，他說有徒弟在府前，我即命請。少時進來，見我不行大禮，打個問訊，我已不快；及擡頭看時，一個個醜似妖魔，心中不覺驚駭，故此面容改色。」原來那三個小王子比眾不同，一個個好武好強，便就伸拳擄袖道：「莫是那山裡走來的妖精假裝人像，待我們拿兵器出去看來。」

好王子，大的個拿一條齊眉棍，第二個掄一把九齒釘，第三個使一根烏油黑棒子，雄糾糾、氣昂昂的走出王府，吆喝道：「甚麼取經的和尚，在那裡？」時有典膳官員人等跪下道：「小王，他們在這暴紗亭吃齋哩。」小王子不分好歹，闖將進去，喝道：「汝等是人還是怪？快早說來，饒你性命。」說得三藏面容失色，丟下飯碗，躬著身道：「貧僧乃唐朝來取經者，人也，非怪也。」小王子道：「你便還像個人，那三個醜的斷然是怪。」八戒只管吃飯不睬。沙僧與行者欠身道：「我等俱是人，面雖醜而心良，身雖劣而性善。汝三個卻是何來，卻恁樣海口輕狂？」傍有典膳等官道：「三位是我王之子小殿下。」八戒丟了碗道：「小殿下，各拿兵器怎麼？莫是要與我們打哩？」

二王子掣開步，雙手舞鈿，便要打八戒。八戒嘻嘻笑道：「你那鈿只好與我這鈿做孫子罷了。」即揭衣，腰間取出鈿來，幌一幌，金光萬道。丟了解數，有瑞氣千條。把個王子說得手軟筋麻，不敢舞弄。行者見大的個使一條齊眉棍，跳阿跳的，即耳朵裡取出金箍棒來，幌一幌，碗來粗細，有丈二三長短。著地下一搗，搗了有三尺深淺，豎在那裡。笑道：「我把這棍子送你罷。」那王子聽言，即丟了自己棍，去取那棒，雙手盡氣力一拔，莫想得動分毫；再又端一端，搖一搖，就如生根一般。第三個撒起莽性，使烏油棒便來打。被沙僧一手劈開，取出降妖寶杖，撚一撚，艷艷光生，紛紛霞亮。說得那典膳等官一個個呆呆掙掙，口不能言。三

個小王子一齊下拜道：「神師，神師，我等凡人不識，萬望施展一番，我等好拜授也。」行者走近前，輕輕的把棒拿將起來道：「這裡窄狹，不好展手。等我跳在空中，耍一路兒，你們看看。」

好大聖，唵哨一聲，將筋斗一抖，兩隻腳踏著五色祥雲，起在半空，離地約有三百步高下。把金箍棒丟開個「撒花蓋頂」，「黃龍轉身」，一上一下，左旋右轉，起初時人與棒似錦上添花；次後來不見人，只見一天棒滾。八戒在底下喝聲采，也忍不住手腳，厲聲喊道：「等老豬也去耍耍來。」好馱子，駕起風頭，也到半空，丟開鉞，上三下四，左五右六，前七後八，滿身解數，只聽得呼呼風響。正使到熱鬧處，沙僧對長老道：「師父，也等老沙去操演操演。」好和尚，雙著腳一跳，掄著杖，也起在空中，只見那銳氣氤氳，金光縹緲。雙手使降妖杖丟一個「丹鳳朝陽」，「餓虎撲食」，緊迎慢擋，急轉忙攔。弟兄三個大展神通，都在那半空中，一齊揚威耀武。這才是：

真禪景象不凡同，大道緣由滿太空。
金木施威盈法界，刀圭展轉合圓通。
神兵精銳隨時顯，丹器花生到處崇。
天竺雖高還戒性，玉華王子總歸中。

說得那三個小王子跪在塵埃。暴紗亭大小人員，並王府裡老王子，滿城中軍民男女，僧尼道俗，一應人等，家家念佛磕頭，戶戶拈香禮拜。果然是：

見像歸真度眾僧，人間作福享清平。
從今果正菩提路，盡是參禪拜佛人。

他三個各逞雄才，使了一路，按下祥雲，把兵器收了。到唐僧面前問訊，謝了師恩，各各坐下不題。

那三個小王子急回宮裡，告奏老王道：「父王萬千之喜，今有莫大之功也。適才可曾看見半空中舞弄麼？」老王道：「我才見半空霞彩，就於宮院內同你母親等眾焚香啟拜，更不知是那裡神仙降聚也。」小王子道：「不是那裡神仙，就是那取經僧三個醜徒弟。一個使金箍鐵棒，一個使九齒釘鉞，一個使降妖寶杖，把我三個的兵器比的通沒有分毫。我們教他使一路，他說：『地上窄狹，不好支吾，等我起在空中，使一路你看。』他就各駕雲頭，滿空中祥雲縹緲，瑞氣氤氳。才然落下，都坐在暴紗亭裡。做兒的□分歡喜，欲要拜他為師，學他手段，保護我邦。此誠莫大之功，不知父王以為何如？」老王聞言，信心從願。

當時父子四人擺駕，不張蓋，步行到暴紗亭。他四眾收拾行李，欲進府謝齋，辭王起行，偶見玉華王父子上亭來，倒身下拜。慌得長老舒身，撲地還禮；行者等閃過傍邊，微微冷笑。眾拜畢，請四眾進府堂上坐。四眾欣然而入。老王起身道：「唐老師父，孤有一事奉求，不知三位高徒可能容否？」三藏道：「但憑千歲吩咐，小徒不敢不從。」老王道：「孤先見列位時，只以為唐朝遠來行腳僧，其實肉眼凡胎，多致輕褻。適見孫師、豬師、沙師起舞在空中，方知是仙是佛。孤三個犬子，一生好弄武藝，今謹發虔心，欲拜為門徒，學些武藝。萬望老師開天地之心，普運慈舟，傳度小兒，必以傾城之資奉謝。」行者聞言，忍不住呵呵笑道：「你這殿下，好不會事。我等出家人，巴不得要傳幾個徒弟。你令郎既有從善之心，切不可說起分毫之利；但只以情相處，足為愛也。」

王子聽言，□分歡喜。隨命大排筵宴，就於本府正堂擺列。噫！一聲旨意，即刻俱完。但見那：

結絲飄飄，香煙馥郁。餞金桌子掛絞綃，晃人眼目；彩漆椅兒鋪錦繡，添座風光。樹果新鮮，茶湯香噴。三五道閑食清甜，一兩餐饅頭豐潔。蒸酥蜜煎更奇哉，油炸糖澆真美矣。有幾瓶香糯素酒，斟出來，賽過瓊漿；獻幾番陽羨仙茶，捧到手，香欺丹桂。般般品品皆齊備，色色行行盡出奇。

一壁廂叫承應的歌舞吹彈，撮弄演戲。他師徒們並王父子盡樂一日。

不覺天晚，散了酒席。又叫即於暴紗亭鋪設床幃，請師安宿。待明早竭誠焚香，再拜求傳武藝。眾皆聽從，即備香湯，請師沐浴，眾卻歸寢。此時那：

眾鳥高棲萬簌沉，詩人下榻罷哦吟。
銀光光顯天彌亮，野徑荒涼草更深。
砧杵叮咚敲別院，關山鳶鷲動鄉心。
寒蛩聲朗知人意，嚶嚶床頭破夢魂。

一宵晚景題過。明早，那老王父子又來相見。這長老昨日相見還是王禮，今日就行師禮。那三個小王子對行者、八戒、沙僧當面叩頭，拜問道：「尊師之兵器，還借出來與弟子們看看。」八戒聞言，欣然取出釘鉞，拋在地下。沙僧將寶杖拋出，倚在牆邊。二王子與三王子跳起去便拿，就如蜻蜓撼石柱，一個個掙得紅頭赤臉，莫想拿動半分毫。大王子見了，叫道：「兄弟，莫費力了。師父的兵器，俱是神兵，不知有多少重哩。」八戒笑道：「我的鉞也沒多重，只有一藏之數，連柄五千零四□八斤。」三王子問沙僧道：「師父寶杖多重？」沙僧笑道：「也是五千零四□八斤。」大王子求行者的金箍棒看。行者去耳朵裡取出一個針兒來，迎風幌一幌，就有碗來粗細，直直的豎立面前。那王父子都皆悚懼，眾官員個個心驚。三個小王子禮拜道：「豬師、沙師之兵，俱隨身帶在衣下，即可取之。孫師為何自耳中取出，見風即長，何也？」行者笑道：「你不知我這棒不是凡間等閑可有者。這棒是：

鴻濛初判陶鎔鐵，大禹神人親所鑿。湖海江河淺共深，曾將此棒知之切。開山治水太平時，流落東洋鎮海關。日久年深放彩霞，能消能長能光潔。老孫有分取將來，變化無方隨口訣。要大彌於宇宙間，要小卻似針兒節。棒名如意號金箍，天上人間稱一絕。重該一萬三千五百斤，或粗或細能生滅。也曾助我鬧天宮，也曾隨我攻地關。伏虎降龍處處通，煉魔除怪方方徹。舉頭一指太陽昏，天地鬼神皆膽怯。混沌仙傳到至今，原來不是凡間鐵。」

那王子聽言，個個頂禮不盡。三個向前重重拜禮，虔心求授。行者道：「你三人不知學那般武藝？」王子道：「願使棍的就學棍，慣使鉞的就學鉞，愛用杖的就學杖。」行者笑道：「教便也容易，只是你等無力量，使不得我們的兵器，恐學之不精，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。古人云：『訓教不嚴師之惰，學問無成子之罪。』汝等既有誠心，可去焚香來拜了天地，我先傳你些神力，然後可授武藝。」

三個小王子聞言，滿心歡喜。即便親擡香案，沐手焚香，朝天禮拜。拜畢，請師傳法。行者轉下身來，對唐僧行禮道：「告尊師，恕弟子之罪。自當年在兩界山蒙師父大德救脫弟子，秉教沙門，一向西來，雖不曾重報師恩，卻也曾渡水登山，竭盡心力。今來佛國之鄉，幸遇賢王三子，投拜我等，欲學武藝。彼既為我等之徒弟，即為我師之徒孫也。謹稟過我師，庶好傳授。」三藏□分大喜。八戒、沙僧見行者行禮，也即轉身朝三藏磕頭道：「師父，我等愚魯，拙口鈍腮，不會說話。望師父高坐法位，也讓我兩個各招個徒弟耍耍，也是西方路上之憶念。」三藏俱欣然允之。

行者才教三個王子都在暴紗亭後，靜室之間，畫了罡斗。教三人都俯伏在內，一個個瞑目寧神。這裡卻暗暗念動真言，誦動咒語，將仙氣吹入他三人心腹之中，把元神收歸本舍。傳與口訣，各授得萬千之膂力，運添了火候，卻像個脫胎換骨之法。運遍了子午周天，那三個小王子方才甦醒，一齊爬將起來，抹抹臉，精神抖擻，一個個骨壯筋強；大王子就拿得金箍棒，二王子就掄得九齒鉞，三王子就舉得降妖杖。

老王見了，歡喜不勝。又排素宴，啟謝他師徒四眾。就在筵前各傳各授：學棍的演棍，學鉞的演鉞，學杖的演杖。雖然打幾個轉身，丟幾般解數，此等終是凡夫，有些著力；走一路，便喘氣噓噓，不能耐久。蓋他那兵器都有變化，其進退攻揚，隨消隨長，皆有自然之妙，此等終是凡夫，豈能以遽及也？當日收了筵宴。

次日，三個王子又來稱謝道：「感蒙神師授賜了膂力，縱然掄得師的兵器，只是轉換艱難。意欲命匠依神師兵器式樣，減削斤

兩，打造一般，未知師父肯容否？」八戒道：「好好好，說得有理。我們的器械，一則你們使不得，二則我們要護法降魔，正該另造另造。」王子隨即宣召鐵匠，買辦鋼鐵萬斤，就在王府內前院搭廠，支爐鑄造。先一日將鋼鐵煉熟。次日請行者三人將金箍棒、九齒耙、降妖杖，都取出放在篷廠之間，看樣造作。遂此晝夜不收。

噫！這兵器原是他們隨身之寶，一刻不可離者，各藏在身，自有許多光彩護體。今放在廠院中幾日，那霞光有萬道冲天，瑞氣有千般罩地。其夜有一妖精，離城只有七□里遠近，山喚豹頭山，洞喚虎口洞，夜坐之間，忽見霞光瑞氣，即駕雲而看，見光彩起處是王府之內。他按下雲頭，近前觀看，乃是這三般兵器放光。妖精又喜又愛道：「好寶貝，好寶貝。這是甚人用的，今放在此？也是我的緣法，拿了去呀，拿了去呀。」他愛心一動，弄起威風，將三般兵器一股收之，徑轉本洞。正是那：

道不須與離，可離非道也。神兵盡落空，枉費參修者。

畢竟不知怎生尋得這兵器，且聽下回分解。